

前景化与文体分析

吴显友

(重庆师范学院 外语系, 重庆 400047)

提 要:从功能文体学的角度,区分了突出与前景化两个重要概念;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突出既可看作性质上的突出,也可看作数量的突出,但并非所有的突出都具有文体价值或被前景化;通过实例分析说明了韩氏的文体分析模式在文体分析中的实用价值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突出;前景化;情景语境;文体分析模式

中图分类号:H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2)02-0089-03

Foregrounding and stylistical analysis

WU Xianyou

Abstract: Prominence and foregrounding are two basic concepts in Functional Stylistics. The paper tries to make a clear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m by holding that foregrounding is artistically motivated prominence and prominence can be either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but not all the prominences are foregrounding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grounding and context of situation is discussed, and Halliday's model of stylistic analysis introduced and illustrated.

Key words: prominence; foregrounding; context of situation; Halliday's model of stylistic analysis

引言

自巴依(Charles Bally, 1909)发表《法语文体论》以来,现代文体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时代,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文体学流派和理论模式。其中,以韩礼德(Halliday, 1964, 1971)为代表的功能文体学派独树一帜,深受国内外文体学家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如Leech & Short(1981)、Birch & O'Toole(1988)、Carter & Simpson(1989)、Ohmann(1970)、申丹(1971)、张德禄(1999)、徐有志(2000)等。他们中有的对功能文体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评论;有的运用功能文体学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鉴赏,如香港城市大学的J. Webster、文莱的Mohsen Ghadessy、加拿大的卡明斯和西蒙斯(M. Cummings & D. U. Simmons)、国内的任绍曾等都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从其被“前景化”了的语言特征(foregrounded features)入手,充分挖掘作者的语用意图和语用效果,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文体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正如张德禄(1999)所指出的那样,有些学者只是根据韩礼德的某一篇文章来评论他的功能文体学理论,而没有把它置入其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大框架中去理解,因而对某些重要思想和概念,如突出、前景化等,难免存在某些误解和曲解。他认为,把“foregrounding”译作“突出”混淆了有动因的突出(motivated prominence)与没有动因的突出的界限,因此应译作“前景化”。笔者完全赞同这一看法。本文拟对前景化概念以及它在文体分析中的重要意义作初步的探讨,并通过实例分析阐述韩礼德的文体分析模式。

一、突出与前景化

在讨论这两个概念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与其相关的另两个文体学概念:常规与偏离。在普通文体学中,常规是指语

言中普通的、基本的那部分词汇、句式和语法,即共核语言;而偏离则是指超出共核语言之外的那部分特殊用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比较。王佐良先生在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说:“不论常规或变异(偏离)都只有一种大致的范围,其边沿常是模糊的,交叉的(例如常规过甚变成了老套,而变异过甚又变成了怪诞,界线是不易分清的;在局部是常规的,在全局可能是变异,反之亦然;同时还有时间因素,在昨天是变异的,在今天可能成了常规。”从这段精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常规与偏离的本质特点及其关系。

“突出”(foregrounding)一词首先是由布拉格学派在30年代提出的(Mukarovsky, 1964),国内也有学者译成“前景化”。该派学者认为文体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系统地违背常规的特征。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的“突出”。突出与自动化(automatization)相对,自动化把语言使用系统化,突出意味着对语言系统的违背。他还认为,把突出看作是数量的效应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所有的成分处于同一地位是不可能的。一个成分之所以成为突出,是因为它和处于背景或陪衬位置的成分进行对照。如果同时突出所有成分,都处于同一平面,等于没有突出,便成为新的自动化了。可见,穆氏的“突出论”在文体学界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韩礼德(1973)认为:“突出(prominence)是一个概括性术语,指语言显耀现象,语篇中的某些语言特征以某种方式凸露出来。”生成学派的文体学家倾向于把突出视为“偏离”(deviance, Traugott & Pratt, 1980)。韩礼德则倾向于把突出看作获取常规和数量上的突出。他一方面承认突出是常规的偏离,但同时指出,偏离说对古怪的东西给以太高的评价,意味着常规形式对文体研究没有用处。

利奇和肖特(Leech & Short, 1981)在使用偏离、突出与前景化概念时指出,偏离纯属一个统计概念,是因语篇或语料中的某些语言特征违背常规而产生的。突出是一个心理概念,突出的程度和类型对读者识别文体风格提供了一个主观认知基础。读者的注意力程度、对文体的敏感度、已获得的阅读能力以及文体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读者对突出的理解与识别。利奇等把这些因素称之为文体能力,它与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本质的差异。不同之处在于,乔氏的语言能力存在于所有理想的说话人的大脑之中,是与生俱来的,而文体能力则是读者后天获得的能力,因此不同的读者对同一突出现象的认识程度也不一样。韩礼德认为,某个语言特征,从不同角度看,既有可能是强化了常规,也有可能是违背了另一个常规,二者相互隐含;对一个常规的违反是对另一个常规的强化。但无论突出是获取常规,还是偏离常规,它总是可以用数字统计反映出来,数量可以表示突出,但不能表示前景化。一个数量上十分突出的特征可能是些无关紧要的特征,而某一数量上不十分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十分相关的,那么,哪些语言特征是被前景化了的语言特征呢?

前景化是韩礼德功能文体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判断语言特征是否偏离、是否前景化,要参照语言系统的常规或“背景”来看整个语篇。韩礼德把文体视为前景化,但他又明确指出:“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motivated prominence)。那么,哪些文体特征才是有动因的突出呢?韩礼德认为:单纯的语言突出不能作为有无文体价值的标准,只有当突出在表达讲话者的全部意义有一定“功能”时,才具有文体价值,才能是前景化的语言特征。韩礼德(Halliday, 1973)曾指出:“前景化,据我理解,是有动因的突出……但是,除非这种突出对作者的整体意义有贡献,否则就似乎缺乏动因;一个突出的特征只有与语篇整体意义相关才能前景化。这种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如果某个语言特征由于其突出,而对整个作品的意义有所贡献,它是通过自身在语言中的价值——通过它意义产生的功能做出的。当这种功能与我们解释作品相关时,这种突出就似乎是有动因的。”

前景化涉及文学作品的整体意义以及与意义相关的情景语境。在非文学作品中,语篇是在情景语境中产生的。某个突出的语言形式特征只有在情景语境中才起突出作用,才能产生文体效应。由此可见,韩礼德的“前景化”概念完全不同于“突出”的含义,它们之间是一种包含关系。利奇和肖特(1981)接受了韩氏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前景化、突出和偏离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单相包含关系,即前景化包含突出,突出包含偏离,反之则不然。故笔者认为,“foregrounding”宜译成“前景化”以区别普通文体学中的“突出”。

二、前景化与情景语境

语境理论最早是由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提出来的。后来,他的学生和同事弗斯(J.R. Firth, 1935)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观点,并加以补充完善。语境是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语言知识表达式所依赖的语言知识及蕴含的非语言知识的总和。据其定义,语境可分为语言语境(或言内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或言外语境),前者

是由语音、语法、语义等语境组成的,后者包括情景语境和背景语境。许多文体学家,如恩克维斯特(Enkvist, 1964),斯本塞(Spencer, 1964)和格利戈里(Gregory, 1967、1978),一方面并不排除语言语境,另一方面更注意对情景语境的探讨。情景语境是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部分组成的概念框架。

情景语境制约对意义的选择,语篇是在情景语境制约下通过对意义的选择生成。意义系统是由与三个情景语境因素相对应的三个意义成分组成的,即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韩礼德在《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这三大元功能的语义系统网络提供了“语义潜势”,而这种语义潜势要通过语义选择的过程和语篇来实现。语义系统的每个元功能都直接受语言情景系统某个要素的影响,概念系统要受话语范围特征的影响,人际系统要受话语基调的影响,语篇系统要受话语方式特征的影响。而语篇是社会符号学概念,它受制于情景语境才能生成。讲话者对意义系统的选择促动了对词汇语法系统的选择,从而形成了语法结构;对词汇语法系统的选择,又促动了对音系或字系系统的选择。但当交际者决定要突出语篇的某方面的功能时,他就会特意调整情景语境中的某个或某些常规成分,选择那些偏离常规或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因此,前景化的语言特征可以出现在意义、词汇语法或音位多个层次上。层次之间的关系是体现关系,各层次上的语言突出是由上一层所促动的,是相互加强的关系,也是对音系层的选择用以体现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用以体现对意义层的选择,对语义层的选择则是由情景语境支配的。因此,文体分析的相关性标准就是看语言的突出形式是否在情景语境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由此可见,情景语境对理解语篇的整体意义,对识别某些语言特征是否被前景化以及对整个文体分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文体分析模式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不仅从理论上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对具体的语篇作了经典式的分析。早在1964年,韩礼德就从定冠词的三种功能和动名化两个角度分析了叶芝(W.B. Yeats)的诗歌《莉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从名词短语模式、词语套和衔接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布莱恩(J. Braine)、托马斯(D. Thomas)和威尔森(A. Wilson)的三个小片断。1969年,韩礼德通过概念功能的及物性系统,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s)进行了文体分析,获得了巨大成功。韩礼德通过对小说《继承者》的文体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文体分析模式和分析框架。韩礼德认为,文体分析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描写语篇中语言使用模式,二是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模式出现。

在分析阶段,听话者/读者应从语篇的各个层面上去识别和发现那些突出的、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在解释阶段,听话者/读者则需要把突出的语言现象与情景语境联系起来,看这些特征是否与情景语境相关,是否与语篇的主题意义相关。如果相关,它们则是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否则,它们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偏离或突出,没有文体价值。我们可以运用该分析模式对

下面这段节选(Gordon Burn, 1991:165)进行文体分析:

I'm finding out that a lot of what I thought had been bonfired, Oxfam-ed, used for land-fill, has in fact been tidied away in sound archives, stills libraries, image banks, memorabilia mausoleums, tat troves, mug morgues.

It's an odd experience to find yourself catalogued, card-indexed, musemised, a speck of data for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to bounce around.

It seems that as long as you're in print or on film or a name on a buff envelope in an archive somewhere, you're never truly dead now. You can be electronically colourised, emulsified, embellished, enhanced, coaxed towards some state of virtual reality.

You can be reactivated or reembodyed; simulated and hologrammed. In just the last two years my voice has been artificially reprocessed for stereo effect and reincarnated in half-speed remasterings and on digital compact disc. The spare-parts that make this possible are housed in a proliferating number of noninvasive environments in London, where they may be viewed (fingered, sniffed, listened to) by appointment.

该文本共有 5 段 7 句 162 个单词,平均句长约为 23.1 个词。最长的句子有 36 个词(开头第一句),最短的仅有 9 个词(第 4 段头一句)。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本中共有 32 个动词(包括不定式),其中,竟有 23 个动词以被动语态形式出现(bonfired, Oxfamed, used, tidied, catalogued, cardindexed, musemised, colourised, emulsified, embellished, enhanced, coaxed, reactivated, reembodyed, simulated, hologrammed, reprocessed, reincarnated, housed, viewed, fingered, sniffed, listened to), 出现频率占文本总字数的 14%,占动词总数的近 72%! 其出现频率之高,实属罕见! 那么,作者突出使用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究竟有什么意图呢? 它是否是被前景化的语言现象呢? 读者/听话者在分析和阐释这种突出的语言现象时,一定要将这种突出的语言现象与情景语境联系起来,即把文本的思想内容和作者意图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在被动语态中,主语体现的是目标,是动作的承受者,强调主语处于一种无助无奈、被支配、被约束的境地。原来在这个文本中,叙述者在使用第一人称追溯曾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风靡英国的歌星 Alma Cogan 的生活足迹;“名人”的歌声竟被后人用电子技术随心所欲地予以处理了,具有主观意识的“歌星”已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听任后人对其“歌声”的任意“宰割”了。可见,在文本中,作者使用的被动语态,即概念功能的语态系统,与文本的主题思想紧密相关,因此,它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

除此之外,该文本还有其它一些鲜明的特征,如第一人称视角,大量使用长句、短段落,多用专业词汇和临时造词(nonce words)。这些非前景化的语言特征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多维度地构筑文本秩序,烘托文本主题思想,反映出作者复杂纷乱的内心活动和强烈的愤慨情绪。该文本在形式上既庄重又严肃,在严肃中又不失嘲弄与讽刺。

结语

韩礼德把前景化定义为“有动因的突出”,清楚地区分了

突出与前景化两个概念,清除了对两者的模糊认识。然而,从形式的角度分析文体通常把突出与前景化相互混淆,认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文体特征。但在实际的文体分析中必然会遇到自相矛盾的情况,使其理论不能自圆其说。韩礼德的文体分析模式无疑会给我们的文体分析和鉴赏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在进行文体分析时,尤其是在分析和解释阶段,一定要认真理清语言素材,从素材中去发现和确定那些真正具有文体价值或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然后从那些被“前景化”的语言特征入手,在语音、书写、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结构等各个层面上去挖掘作者的语用意图和语用效果,以便达到鉴赏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Burn, Gordon. *Alma Cogan*[Z]. Secker & Warburg, 1991:165.
- [2] Enkvist, N. E. *Linguistics Stylistics*[M]. The Hague Mouton, 1973.
- [3] Fowler, R. *Literature as Social Discourse*[M]. London: Batsford, 1981.
- [4] Gregory, M. & Carrol, S. *Language and Situation: Language varieties and their social contents*[M]. London: RKP, 1978.
- [5]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M].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6] Halliday, M. A. K.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A]. In S. Chatman. (ed.)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C]. 1971.
- [7] Leech, G. N. & M. Short. *Style in Fic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1.
- [8] Mukarovskiy, J.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A]. In Garvin, P. L. (ed.) *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Aesthetics, 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C].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9] Mukarovskiy, J. *Structure, Style and Func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0] Turner, G. W. *Stylistics*[M].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1973.
- [11] Traugott, E. C. & M. L. Pratt. *Linguistics for the Students of Literature*[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0.
- [12] Widdowson, H. G. *Practical Stylistic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3] 胡壮麟, 朱永生等.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14] 秦秀白. 文体学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 [15] 王佐良, 丁往道. 英语文体学引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 [16] 张德禄. 功能文体学[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 [17] 张德禄. 韩礼德功能文体学理论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1): 43-49.
- [18] 徐有志. 现代英语文体学[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 [19] 徐有志. 现代文体学研究的的 90 年[J]. 外国语, 2000, (4): 65-74.

收稿日期: 2001-09-11

作者简介: 吴显友(1965-), 男, 四川巴中人, 重庆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 and 文体学研究。

责任编辑: 赵小刚